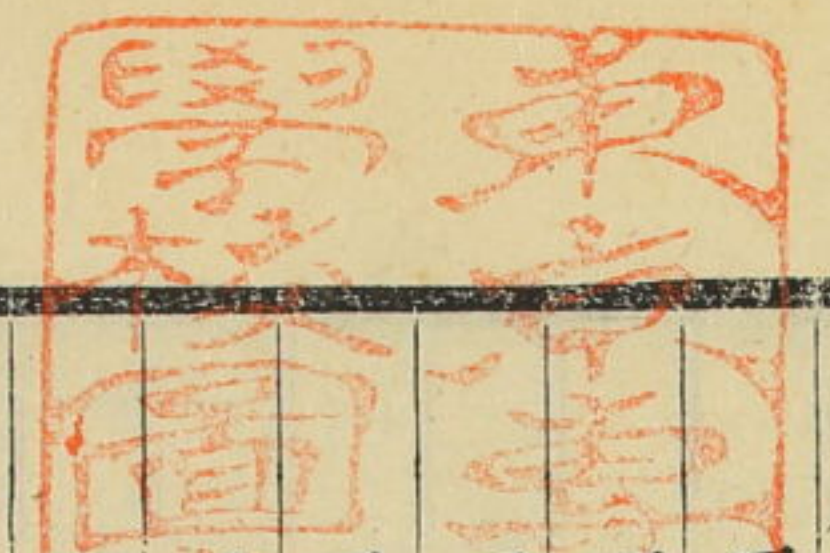


金文最

和  
342  
6



利  
29  
6



金文最卷二十目錄  
序

磻溪集序	磻溪集序	磻溪集序	重陽教化集序	重陽教化集序	重陽教化集序	重陽教化集序	重陽教化集序	重陽教化集序	重陽教化集後序	重陽分梨十化集序	丹陽神光燦序	竹溪先生文集序
胡光謙	移刺霖	陳大任	國師尹	趙抗	劉孝友	梁棟	劉愚之	王滋	馬大辨	甯師常	趙秉文	

以上原列卷三十九

金文最卷二十目錄

所錢文  
齊物那

法言微旨序

見文雅

趙秉文

道學發源序

見文雅

趙秉文

箋太元贊序

見文雅

趙秉文

中說類解序

見文雅

趙秉文

貞觀政要申鑒序

見文雅

趙秉文

尚書無逸直解序

見文雅

趙秉文

送麻徵君序

見文雅

趙秉文

論語辨惑序

見文雅

王若虛

道學發源後序

見文雅

王若虛

揚子法言微旨序

見文雅

王若虛

送王士衡赴舉序

見文雅

王若虛

送呂鵬舉赴試序

見文雅

王若虛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見文雅

王若虛

祖唐臣愚菴序

見文雅

王若虛

以上原列卷四十

金文最卷二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磻溪集序

胡光謙

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義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編乃磻溪邱公長春舉揚元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啟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昔王官李樂然與玉峯俱出靳秀覺之門而李自穎悟元言驚人非世才之所能窺既與序而傳之矣嘉哉道之聰非世之聰也道之言非世之言也何以徵之乎俗學者雖能鼓頰搗臺不過歌詠情性搜羅景物至造理者明天人之際助聖賢之教亦可與日月爭懸若夫悟真之士特不斯然發無言之言上明造化彰無形之形下脫死生信手拈來不勞人思空暗自震奮為雷霆本文不作燦成斗星玉峯老人今於羣仙而證之不求高而自高

不期神而自神豈非一氣通徹六窗洞闢動容無不妙出語總成  
真本來如是非假他通者耶如礮溪集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  
天籟不吹簫又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  
頭三伏暑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  
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並  
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礙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閒照了  
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  
焉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真結  
緣在長安與馬丹陽去秋濬州人來與譚仙結緣惟邱公遠處隴  
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  
邱仙之道豈爲我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  
得結緣焉時大定丙午歲五月日中條山玉峯老人胡光謙序

礮溪集

### 礮溪集序

移刺霖

且夫至道之妙不得以聲色求而不得以形迹窺必賴至人爲馴  
致計揣摩摘句俾得傳誦之歌誦之而漸能游聖域而造元門者  
也然而句乏警策文無淵底則烏可歆豔當時而激勵後學者哉  
今見長春子邱公礮溪集片言隻字皆足以警聾瞶而洗塵囂也  
甯非生而穎悟未弱冠而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  
身行萬里地三教九流貯蓄於胸臆照耀於神識故也宜乎聲馳  
丹闕有綸音之邀契偶真仙喜金鱗之得因知從重陽之役者無  
慮千百輩惟邱劉譚馬四公特爲秀出然勉勉之譽獨有歸焉適  
有舊友隴西公亨道自東萊直抵奉城郡署懇求集序拜手而加  
額者數四自知弓刀簿領之手不足爲形容髯然稔慕風聲恨  
未披際況李侯之來引繩不可挹故讓之無計而勉書數字時泰  
和丙寅歲重午後一日昭義大將軍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  
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護軍漆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會實封  
一百戶移刺霖題

礮溪集

磻溪集序

陳大任

昔蒙莊著書三十三篇大率寓言藉外之論後之談道者然以黜聰去羨頤神養氣爲本至於接物誘俗革頑釋蔽亦不免託默於語東州高士長春子邱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游崑崙山遇重陽子王害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遣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久之與同志馬公譚公劉公陪從重陽子遊南京識者目邱劉譚馬爲林下四友居無幾重陽子捐館四人護喪歸葬終南廬於墓次服除各議所之適惟公樂秦隴之風居磻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丐倉飲以度朝夕聲名藉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聞之驛召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見於便殿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真之意上嘉歎焉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答問有詩頌詞歌無慮若干首文直而理到信乎無欲觀妙深造有得者歟其徒哀爲巨帙將鋟木以廣其傳謁文以冠篇首愚以爲古隱君子有三概或自放草澤名往從之

人主之尊猶物色而招討或持峭行不屈於俗雖有所應終不可縻以物務使人人想望丰采或資槁薄而樂山林逃空虛而不返使天下常高其德不可加訾長春子兼而有之宜乎以野服承聖明使四方懷想而企慕焉非如放利之徒假隱自名欺愚誑瞽爲得計哉先生今在棲霞太虛觀未有承顏接膝之期所以敘其崖略者庶他時邂逅不以我爲生客泰和戊辰四月望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兼國子司業輕車都尉潁川縣開國伯會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安東陳大任序

磻溪集

重陽教化集序

國師尹

甚哉高尚至人世不常有也譬如景星慶雲非遇聖朝昌運則豈泛泛而見自太上出關之後有關令尹喜傳襲其道下逮鍾離處士呂洞賓陳圖南者皆相繼而出於今得重陽真人及丹陽先生亦接踵於世噫寥寥乎幾千百年之閒此數君者未易多得可謂高尚至人世不常有者也丹陽先生馬宜甫本冠裳大姓富甲甯

海自童穉時其仙風道骨洒落不凡已爲閭里欽重長從鄉校積  
學爲文便能入第一等忽遇重陽真人以一言悟意棄金帛如敝  
屣視妻子如路人幅巾杖履之外一無所有澹如孤雲悠然西邁  
以爲物外之遊意將不受幻化倘非夙緣定分了悟生死者孰  
能與於此先生入道之後凡述作賦詠僅數百篇一一明達至理  
深得真詮門人高弟等命同其議哀綴成集門人虛真子朱抱一  
命工鏤板將行於世乃屬本府醫學博士韓辰同扶風馬川訪予  
求序諄諄懇至適有客在座聞之則掀髯抵掌捨席趨進而問曰  
道家者流嘲弄風月固當如是乎予卽應之曰噫嘻子亦誤矣且  
如明眼禪和欲傳妙道亦必垂一則語以示後之學者矧口高尙  
志人力欲恢宏正教闡揚家風必以言語訓誡發爲文章而啟迪  
迷人庶有覺悟況此冷淡生活本是道人風味兼其閒無一字無  
塵凡氣殆非吟詠風月者無用之空言也子無誚焉客乃醒然改  
容悚赧請退曰僕誠淺陋言且過矣其徒所請旣堅子盍序之予

因作此俚語以書卷首大定癸卯冬十有一月上休日營邱府學  
正國師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序

趙抗

仁人之用心也大矣哉身已適於正也欲天下之人皆去僞而歸  
真矣吾鄉丹陽先生之徒行是道者也先生舊爲雷海著姓祖宗  
皆以通儒顯宦自弱冠之年遊庠序工詞章不喜進取好虛無樂  
恬淡已深悟元元之理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徒步而來一見而  
四目相視移時不已及開談笑語如舊交夙契或對月臨風或遊  
山玩水或動作閒宴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爲重謂人  
生於電光石火如隙駒朝露不思治身妄貪名利倘修之不早若  
一入異境則雖悔可追常以是而深切勸勉冀一悟而超脫塵世  
顧丹陽依違而未決乃歎曰下手遲也遂入環堵舍丹陽自親饋  
一盃自十月朔而處所須惟文房四寶布衣草履枕石而席海藻  
隔窗牖而求詩詞者接跡舉意卽就略無思索當隆冬積雪之際

和氣滿室居百日而方出嘗入夢於丹陽而警之以天堂地獄又索梨栗芋每十日而分賜之自一以至五十五爲陰陽奇偶之數皆以詩詞往復酬和而顯其旨意於是丹陽夫婦開情厭塵俗而樂雲水書誓狀願師事於真人茲分梨十化之由也自此易麤衣分三髻日從事於重陽視富貴如浮雲棄子孫如敝屣忻然違鄉里西游梁汴之間盡傳其道不久而真人蛻昇遂西入關陝至終南重陽舊地築環堵以居焉無塵事之縈無火院之累尊心致志以精窮內事雖祁寒酷暑不易常服或忽然長嘯而自歌自舞已得希夷之真趣故人心歸向無賢不肖皆願爲門弟子吾邦之士素慕其明德不憚數千里之遠往而求見者無虛日斯見離五行之外而超俗出世者也豈不曰好離鄉乎凡當時之一篇一詠不徒然而發皆所以勸戒愚蒙免沈溺於愛河慾海非專爲於己也故門人哀聚二先生之詩詞分爲三集上曰教化下手遲次曰分梨十化又其次曰好離鄉共三百餘篇玩其文究其理者則全真

之道思過半矣自丹陽得遇殆今一紀有餘闡揚其教四民瞻禮多入道而從下手遲三集雖關中已鏤版印行以通途遠邈傳於山東者百無一二而樂道之士罕得聞見一日丹陽門人虛真子朱抱一訪予曰先生因重陽真人之誘掖而棄俗究重陽真人之詩詞而悟道或以篇章或以言說廣行其教欲人人咸離迷津超彼岸得全真之理豈肯獨善其身哉茲見仁人之用心也廣大矣況此三集皆在吾鄉所作有目有耳者皆親聞見之實丹陽發跡之根柢而得道超脫之因盡在是也欲命工重雕印造以廣其傳俾世人皆得以披覽稽考知趨正而歸真矣求余爲文以序其事予老矣昔與丹陽鄰里同在郡庠又相友好不惟常仰丹陽之道高德重抑又見門人之仁心宏遠也雖才學淺陋不足以形容其事然於義固不可辭姑以當時之親見以道其實其在他出處之跡顯異之行前數公序之詳矣此不復載大定癸卯雷海州學錄趙抗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序

劉孝友

有生最靈者人人生至重者命性命之真弗克保全其爲人也末如之何語所以保全性命之真非大道將安之乎世之人徒意乎高爵之貴以爲榮豐貴之富以爲樂謂可以滋益性命於永久而不知富貴之中美倉華衣饒結於口體繁聲豔色侈奉於視聽心猿易放情竇難窒嗜慾耽荒皆因以萌驕奢淫佚靡所不至而勞神憊氣戕性賊命之患舉在於是良可鄙也豈侔乎邁世違凡栖心徠道黜聰明去健羨所樂者淡薄所守者清淨紛華弗容盡於外情欲無所啟於內純純悶專棄致柔久而靈臺湛然神明自得全真契妙仙昇太清不其躋歟達是理者今吾鄉丹陽先生其人也先生本儒官名家金穴豪士自幼讀書聰敏之性異於髫髻輩迨冠染翰摛藻衡視秀造吾儕亦咸所推重每於暇日親朋宴集閒多笑發名談推有方外趣鄉黨以是知先生亦習道念之深也大定丁亥有重陽真人自終南而來一見先生謂宿有仙骨可

與爲閬苑蓬壺逍遙侶乃溫顏青眼傾蓋交談勸其遠俗脫塵取探道妙先生初以家貲廣貯妻孥愛深未之遽從迨重陽多方警化屢示以詩詞激切勸諭識其元機微旨皆神仙語忽爾覺悟願執弟子禮從真人遊將所示篇什依韻賡酬以形服教進退永矢弗渝之意已丑歲重陽西返道徒從焉先生乃蛻然捐產捨家違妻離子顛髻體褐躡後而徑入梁汴閒栖泊暮月重陽謂吾道之元微授先生者已竟乃蟬蛻仙去先生復挈徒西上之終南訪重陽舊庵所築環堵而居遵師踵武養道闡教居人及鄰州不以長幼歆慕而宗師者無慮千餘輩閱禩逾紀至壬寅仲夏先生默想鄉邦遐僻之地意其苦海愚迷喪真積釁者眾卽振策東歸深慈悲之念躬拯化之勤庶使人人悟過修真俱登道岸杖屨所至亦靈異之徵屢昭臨井覽泉而泉卽變甘救旱祈雨而雨遽應降修醮儀而彩雲集於庵上焚魚網而海市見於臘天餘多異跡謂非顯然眾所共見者難以縷形遂致遠邇之人咸欽風服化其丩髮



縕袍願受教爲門弟子者日差肩而前不可數計先生既化行如是復想其遇師得道之始與重陽唱和詩詞數百篇皆發揮道妙足以爲破迷惑超凡度世之梯航要廣傳於世俾玩詞味旨者率醒心明道遠塵勞之苦全性命之真異時俱爲丹臺籍客也曩者雖門人已嘗編集分卷命名印施陝右尙慮其傳之未周及知其中多有舛誤字句由是門人再行編集詳加讐正欲於鄉中募工鏤版普傳四方委丹陽門人虛真子朱抱一辦其事一日朱公惠臨圭竇諭予作序予自商埠污椎魯奚足以發揚元旨固辭弗可遂勉撫先生遇師得道闡化之崖略濡毫燥吻作洪涇下俚語姑酬其請云時大定癸卯歲雷海州鄉貢進士劉孝友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序

梁棟

嘗聞之得其道則仙可成遇其人則道可得以此知仙之難成道之難得而人之尤難遇也彼道家者流例多不遇至人徒學般運

嘽嗽區區屑屑殊可笑也夫至人之道其甚易知其甚易行所傳於人者豈徒然哉必視乎有仙風道骨又知乎聯夙昔之契雖去數千里之遠必勤勤懇懇付之道而後已此有以見重陽之於馬公也重陽早遇至人口傳至道乃結廬於甘水之上旣而雲遊山東直抵雷海蓋預知有人可以傳道也一見馬公情契道合其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下手速修爲喻然馬公雷海鉅族家貲千萬子孫誦誦雖素樂恬淡亦未易猛拚也重陽乃於孟冬之首鎖庵百日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爲之警動又嘗以芋栗各有其數冥合陰篇其後十日索梨一枚分而爲二又賜以芋栗各有其數冥合陰陽奇偶之妙無非託物以諭意傲言而明理焉公一旦開悟以所賜詩頌依韻賡和欣然棄家易於去做屣矣於是師重陽西遊汴梁之閒重陽旣傳道於馬公屬以後事遂尸解仙去馬公果能敷暢元風發揚妙理遠近奉教者不可勝數其前日賡唱詩頌有欲願見而不可得者門人遂收散亡共三百餘篇欲鏤板印行傳之

四方偉哉用心之廣也一日馬公門人虛真子朱抱一攜下手遲集以求序於余曰某欲刊行此文意使棲心向道之士諷其書辭味其旨趣以之破迷解惑皆知石火光中雖務速修猶太遲也余聞是言加以素慕全真之風兼目覩其實不能以鄙陋為拒姑敘其大概云癸卯歲甯海州東牟鄉貢進士梁棟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序

劉愚之

夫全真之教妙矣其道以無為為本以清淨為宗其旨易知其實易從然世之人類履之而無終行之而鮮久者何哉以其信之不篤執之不固抱兒女子之惑無烈丈夫之志徒眷眷於火宅不能高蹈遠引而去故也丹陽先生其能終始是道而得至於仙者與先生世居東臯資產鉅萬貌偉神秀無一點塵俗氣自總角知書淡乎無仕進意混處閭里德不外耀鄉人以是慕之已而重陽真人徒步出關直造甯海且謂與先生有宿昔之契因警之以詩悟之以詞要與俱遊乎八極之表先生始而疑中而信又終而從遂

執弟子之禮而師焉一旦撥置家務棄去井邑而借為汴梁之行無復有繫著念雖使陟危蹈傾冒艱履困竟志類鐵石確然而不之變也以是而盡能傳重陽公之道若夫陰陽造化之理性命保全之術點化傳度之訣無為清淨之旨靡不洞索而通明之以至於重陽歸真卒赴其託而主其教焉故全真之風於公廣行無智愚賢不肖願從而歸之者惟恐其後先生事師凡四年而師終師終凡十餘年而又不返則先生離鄉之志可知矣然先生之離鄉豈徒然哉蓋有說在焉僕為先生里人乃得其詳方先生之遇也心雖許之從而身未之逮也姑以私第南館名其庵而居一日重陽真人指先生而誨之曰子知學道之要乎要在於遠離鄉而已遠離鄉則無所係無所係則心不亂心不亂則欲不生無欲欲之是無為也無為為之是清淨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達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為今子之居是邦也私故擾擾不能息於慮男女嗷嗷不能絕於聽紛華種種不能檢於視吾懼終奪子之志而無

益於吾之道也子其計之先生乃攫而悟顧而笑即日拂袖去用  
能斷宿緣別塵染寂然與物無著杳然與物無累乘雲馭風飄飄  
為神仙中矣先生自受師前言而至於了達然不敢默默自蓄於  
胸中特取疇昔唱和三帙舉其一以名之曰好離鄉庶覺諸未悟  
者必式此以為進道之階噫先生之用心可謂仁且大矣僕敢不  
竭慮而讚揚之因丹陽門人虛真子朱抱一求序姑序其萬一云  
大定癸卯歲置海州東牟鄉貢進士劉愚之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後序

王滋

太上有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  
古之至人尚且以身為累況於其身之外者乎且家盈百口徒益  
勞生家累千金難逃化物可不諦口泡幻漸遠世緣故當滌去塵  
根獨露全體其有寂心暫住熱境未除火宅炎炎徒起亡家之念  
仙都杳杳妄興脫屣之懷不念玉蘂金蓮豈產行尸之腹瑤臺絳  
闕肯容舐痔之人自非澡雪神情捐棄塵累則何足仰膺師訓深

造道樞從乎汗漫之遊達彼逍遙之趣惟我丹陽真人冰清玉立  
淵淳谷虛視富貴如涕洟等聲名於桎梏當遇重陽真人親授秘  
旨所謂目擊心會色授神與者矣而重陽公又復著為詩詞發明  
真要丹陽公隨機酬和仰音應聲前後僅數萬言辭質而義明言  
近而指遠其勤懇懇若此者蓋欲指示學徒易為開覺故也其  
門人虛真子朱抱一等相與哀集編次計三百餘篇釐為三卷嘗  
請諸其師而名之曰下手遲曰分梨十化曰好離鄉集既成一時  
修真之士其珍祕之惟恨得見之晚一日其門人虛元先生衛公  
攜所謂虛真子朱抱一者奉是集而來謂予曰此吾之師重陽丹  
陽二真人唱和集今好事者傳寫之不暇竊此編真詮妙論了見  
古人直截下手處實屬昏衢之指南倘獨擅於已而不廣其傳者  
不惟有負吾師著述之意亦豈仁人之用心哉有志於道者誠所  
不忍也吾將刊木以貽諸同志前此雖已有總序子其為我各為  
之引滋辭以不敏非特不足以發揚元異恐適以為贅疣之累耳

況此集一出將見如夜光尺璧紫芝瑞雲璀璨灼爍人爭先觀之  
 為快又豈復俟滋為之引而後顯耶衛公曰有是元哉且子亦嘗  
 遊吾師之門牆聆吾師之論議者屢矣吾且以子為頗造其闢闕  
 者竊謂子必喜為之而吾與子復有平昔之好故以吾為介期子  
 之不我拒也豈其過自謙抑誠非所望焉雖然必強為我著之既  
 不獲請滋乃伏而思曰惟二師之教章章然著在人耳目故不待  
 傳而傳矣念衛公者昔以詩書世其家實好學能文之士方少年  
 時藉藉然有聲於場屋間晚節養高自晦甘於恬退不妄然諾今  
 從丹陽公遊鄉里所共好之滋亦嘉其道之篤而虛真子朱先生  
 意復益堅故不敢復讓勉習其所謂好離鄉集再四披繹大率皆  
 以剗心遺形忘情割愛嗇神挫銳體虛觀妙為本其要在拯拔迷  
 徒出離世網使人人孤雲野鶴飄然長往擺脫種種習氣俾多生  
 歷劫攀緣愛念如冰消瓦解離一切染著無一絲頭許凝滯則本  
 來面目自然出現此全真之大旨也而凡夫之性計我我數人人

蓬心蒿目認賊為子不識本原徒自執著虛妄流轉觸途患生無  
 有窮已為可憐憫故因目是集為好離鄉將使學人因文解義離  
 其所染著離其所愛戀徧離一切諸有以至於離無所離之離真  
 清真靜無染無著至實相境界則舉足下足無非瑤池閬苑矣有  
 之於是則前所謂吾有何患者果何有哉愚之妄意以為如此因  
 摭此而勉為之序其他則備見於後總序此不復紀登州黃山王  
 滋德務述 重陽教化集

重陽分梨十化集序

馬大辨

丹陽先生系出扶風大辨之宗親也家貲巨萬子孫誥誥自幼業  
 儒不為利祿誘性好恬淡樂虛無嘗謂其人曰我因夢遇異人笑  
 中得悟大定丁亥秋果有重陽真人別終南遊海島欲結知交同  
 赴蓬萊共禮本師之約東抵甯海首往范明叔之遇仙亭丹陽繼  
 至參謁真人一見躍然相傾蓋目擊而道存知丹陽夙有仙契遂  
 丁甯勸以學道修真丹陽識其諄誨敬請真人偕至郡城居之南

庵命其名曰全真日夕與之講道於其中必欲丹陽夫婦速修持  
棄家緣離鄉井為雲水遊其初夫婦弗從也真人誓鎖庵百日自  
孟冬初吉賜一梨命丹陽會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自兩  
塊至五十五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及重重入夢以天堂地  
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每分送即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  
悉皆酬和達天地陰陽奇偶之數明性命禍福生死之機由是屏  
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逮己丑歲從真人西歸至  
汴梁閒居閱歲真人蟬蛻仙去丹陽盡傳其道乃與其徒西走終  
南訪真人舊隱築環堵而居之十稔宗闡其教徒弟雲集不可勝  
數歲在壬寅丹陽飛錫東來復還鄉邦一日語諸門人曰真人平  
昔著述已有全真前後集又其遊吾鄉時所著類皆元談妙理哀  
集得三百餘篇分為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化下曰好離  
鄉此集關西雖已刊印然傳到鄉者何其罕耶門人共對曰真人  
向甯海化師父實其根始他處尚且刊行況鄉中乎當重加校證

編次亦作三帙命工鏤版以廣其傳丹陽門人虛真子朱抱一攜  
是集訪余謂余曰鄉老先生范趙劉三公已作總序每帙別求為  
序引余答曰僕方且對燈窗事雕篆以謀進身繼箕裘之緒能無  
愧於忘名利出塵世者乎然自謂為兒童時素識丹陽有慕道之  
心又親覩其人鎖菴勸化之事不能以淺陋辭因習其分梨十化  
一帙故樂出是書庶使四方嚮道之士知全真之教有利於人也  
大矣若夫二先生戒勸之文神異之跡其他記序歌誦載之已詳  
姑敘其丹陽夫婦出家入道之本末云時大定癸卯歲甯海州東  
牟鄉貢進士馬大辨謹序

重陽分梨十化集

丹陽神光燦序

甯師常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者此世之常情至於目擊而  
存不言而喻此上士之趣實丹陽先生得之也先生以先覺之明  
開發愚徒穎悟後進其有不逮者又從而指示之誠猶皓月流天  
纖悉皆蒙顯煥心鐙在體熱腦咸得清涼先生又作神光燦百首

俾使歌揚紉繹互相警策云爾嗚呼先生其化人之心也深念人之意也重豈不若菩提寶樹布清影於恆沙般若神舟濟塵勞於苦海者歟姑以鄙言序其端首大定乙未重九日筠溪野叟甯師常謹序丹陽神光寮以上原列卷三十九

竹溪先生文集序

趙秉文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閒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於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蹙千變萬化不可殫究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閒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疊疊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閒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

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寄興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涇水集

法言微旨序

趙秉文

揚子聖人之徒歟其法言太元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余既整緝太元舊文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才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温公集解徧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近微顯

著晦州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於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濠水集

箋太元贊序

趙秉文

太元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元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歷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中為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著用七元則首用九著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元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元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元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畫刻畫多於夜禍福殺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劫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

之注本作兩劫非經誤也經云且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且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蘇氏攻之以為中夕筮吉凶雜至且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誤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元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且筮有三表一二三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次為占且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為緯五為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况粹首一六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且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且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且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歷之數元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

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元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元有文誥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開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元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元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淫水集

貞觀政要申鑒序

趙秉文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謀武略高出近古而又得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初銳於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

甫楊國忠旋至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鏘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於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申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燭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略紓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淫水集

尚書無逸直解序

趙秉文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申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允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致成王享國長久刑錯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



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  
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  
周公之所以啟其君後世之所以開陳善道匡其君以盡君道而  
卽以效臣職者取法乎是不費辭說引而伸之莫有過於是而後  
知其道之廣且遠也至於婉轉曲諭務盡其心抑揚辭氣之間其  
爲文也至矣萬世而下奉爲龜鑑不亦宜乎臣某蒙國之厚恩愧  
無以圖報於萬一謹依注疏乃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水集

論語辨惑序

王若虛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  
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  
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雜其言以求之宜  
其傷於太過也盍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  
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

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  
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養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  
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  
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  
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  
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  
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  
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  
其病矣晦菴刪取眾說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  
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  
家童蒙之訓云

濟南遺老集

揚子法言微旨序

王若虛

法言之行於世尚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疏略粗淺無甚可觀其  
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尙書

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參取眾說析之以己見  
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敘以  
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雜錯無次而獨取篇首二字以爲  
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終始貫穿通爲一義燦有  
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  
以杜預顏師古爲邱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  
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  
盡釋而無遺恨茲不亦功之大者歟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  
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鉅儒  
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閒生平著述殆不可勝紀  
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  
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典而啟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不  
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  
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肯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

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  
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渭南遺老集

送王士衡赴舉序

王若虛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顧非掩泣於湓浦悲歌  
於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  
然煥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尙其勗哉決科猶戰也請  
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萃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嘗素  
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卻之吾子亦勞矣甯執非敵武王所以誓眾  
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賁育之不戒童子阨之魯雞之不期  
蜀雞蹈之勁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君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  
旣厲而馬旣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  
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擣虛瑕者  
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鞍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  
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鑒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

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竊將鼓噪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  
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旋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  
焉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  
友之道將善也故以告

溇南遺老集

送呂鵬舉赴試序

王若虛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屬曰或稱鄭下  
有一佳少年而不詳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可以與之進也子以  
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為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  
其責乎予謝而諾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  
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遂欲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  
事如毛無頃刻暇蓋未嘗不為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  
予復默默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  
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  
之淵源擷歐蘇之精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

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  
所向如志敵弓無勁可以高視而橫行矣沽美玉者不憂無善價  
駢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  
既因士衡而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徧求吾師  
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於遠至於大有成  
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溇南遺老集  
以上原列卷四十

金文最卷二十

金文最卷二十一目錄

閒閒老人滏水集序	見文雅	楊雲翼
重編改併五音篇海序		韓道昇
改併五音集韻序		韓道昇
改併五音集韻序		韓道昭
孔氏祖庭廣記序		張行信
孔氏祖庭廣記序		孔元措
平水新刊韻略序		許純甫
鳴道集說序		李純甫
馬丹陽踏雲行序		孫謙勉
長生真人至真語錄序		韓士倩
太古集序		馮璧
鍼灸避忌太一之圖序	以上原列卷四十一	失名

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李俊民

大方集序

李俊民

錦堂賦詩序

李俊民

成趣園詩文序

初昌紹

陰符經注序

范懌

陰符經注序

孟綽然

保命集序

楊威

青烏先生葬經注序

元欽仄

章宗皇帝鐵券行序

正大元年應辭科程文

元好問

陸氏通鑑詳節序

元好問

杜詩學序

見文雅

元好問

東坡詩雅序

元好問

東坡樂府集選序

元好問

錦機序

元好問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元好問

十七史蒙求序

元好問

拙軒銘序

以上原列卷四十二

元好問

金文最卷二十一目錄

金文最卷二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重編改併五音篇海序

韓道昇

夫篇韻者自古文章士常用者也韻乃羣經之祖篇由眾字之基  
 故有聲無形者隨韻而準知有體無聲者依篇而的見據茲篇韻  
 為其副正至於修書取義豈可斯須而離也自梁大同間黃門侍  
 郎顧野王肇修玉篇立成三十卷計五百四十二部雖區別偏傍  
 而音義釋文蔑然不載失於擇而不精缺而不備至唐處士孫強  
 增加字數理尚未周但依前賢底蘊而已故集韻省篇川篇類篇  
 雜沓而興其取字加增各擅其能又至大朝甲辰歲先有後陽王  
 公與祕詳等以人推而廣之以為篇海分其畫段使學人取而有  
 準其閒疏駁亦以頗多復至明昌丙辰有真定校將元注指元韓  
 公先生孝彥字允中著其古法未盡其理特將已見勅立門庭改

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為絕妙此法新行驚儒  
動眾難哉自古迄今無以加於斯法者也又至泰和戊辰有先生  
次男韓道昭字伯暉搜尋旨範考校前規然觀五音之篇美即是  
美未盡其詳明之部目尚亦文繁只如詰叩之部言口同倫虬爰  
之形虎爰一類本是一宗形質何須各立其門故以再行規矩改  
併增新詳其理察其源皆前賢之所未至使後人之所指漏者焉  
今特將叩品隨口併入於溪再定雝依桂總歸於照麤隨鹿走  
彝從羊行余即隨他人類奏形送白天庭肯篇隱注觀篇傍散在  
諸門十五單身覷頭尾布於眾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  
搜真玉鏡之集多迭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二數  
相合改併作四百四十四部方成規式者也仍依五音曰聲舊時  
畫段分爲一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祖金部爲首至日母自部方  
終比於五音舊本增加字數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目之曰  
五音增改併類聚四聲篇不亦宜乎觀之上件韓伯暉改併之能

者如明鏡之中照物令久習之者不厭好事之者無疑酷似久居  
暗室豁然而覩明焉往者披雲倏忽而觀日矣僕因覽之固無暫  
捨興然爲序以冠篇首時泰和八年歲在疆圉單闕律逢無射首  
六日先生姪男韓道昇謹誌

改併五音篇海

改併五音集韻序

韓道昇

夫聲韻之術其來尚矣證羣經之義訓別使字之因由辨五音之  
輕重論四聲之清濁至於天地之始日月運行星辰名號人間姓  
氏山川草木水陸魚蟲飛禽走獸四方呼吸全憑字樣豈可離於  
聲韻者哉嘗聞古者陸詞勅本劉臻等八人隋朝進韻抱賞歸家  
人皆稱歎流通於世豈不重與又至大金皇統年間有浚川荆璞  
字彥寶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羣書奧旨特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  
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之易也詳而有的檢而無謬美即美矣未  
盡其善也復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先叔之次子也  
先叔者諱孝彥字允中況於篇韻之中最為得意注疏指元之論

撰集澄鑑之圖述門法滿庭芳詞序切韻指迷之頌鏤板通行其名遠矣今即重編改併五音之篇暨諸門友精加眾字得其旨趣標名於世也又見韻中古法繁雜取之體計同聲同韻兩處安排一母一音方知敢併卻想舊時先宣一類移齊同音薛雪相親舉斯爲例只如山刪獮銑謙檻庚耕支脂之本是一家怪卦夫何分三類開合無異等第俱同姓例非差故云可併今將幽隨元隊添入鹽叢臻歸真內沉埋嚴向凡中隱匿覃談其住笑嘯同居如弟兄啟戶皆逢若姪叔開門總見增添俗字廣改正違門多依開合等第之聲音棄一母復張之切脚使初學檢閱無移令後進披尋有準僕因覽之筆舌難盡爲吾弟伯暉篇韻之中有出俗之藝業貫世之才能喜之讚之美之歎之興然爲序以表同流好事者矣時崇慶元年歲在壬申姑洗朔日老先生姪男韓道昇謹誌

五音集韻

改併五音集韻序

韓道昭

聲韻之學其來尚矣書契既造文籍乃生然訓解之士猶多闕焉迄於隋唐斯有陸生長孫之徒詞學過人聞見甚博於是同劉臻輩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取古之所有今之所記者定爲切韻五卷析爲十策夫切韻者益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之因爲號以爲名則字統字林韻集韻略不足比也議者猶謂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則唐韻所以修焉採摭羣言撮其樞要六經之文自爾煥然九流之學在所不廢古人之用心爲如何哉嘗謂以文學爲事者必以聲韻爲心以聲韻爲心者必以五音爲本則字母次第其可忽乎故先覺之士其論辨至詳推求至明著書立言蔑無以加然愚不揆度欲修飾萬分之一是故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見母牙音爲首終於來日字廣大悉備靡有或遺始終有倫先後有別一有知指諸掌庶幾有補于初學未敢併期於達者已前印行音韻既增加三千餘字茲韻也方之於此又以龍龕訓字增加五千餘字焉是以再命良工謹鏤佳板



學者觀之目擊而道存時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序 改併五音集韻

孔氏祖庭廣記序

張行信

古之君子皆論撰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當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為君子故素王之孫穆公師事子思自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亦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贏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疊璧輝映今古嗚呼休哉聖人之流光若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於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并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

沿革之始末並列於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於家則高曾祖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斂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雕朽為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右丞致仕張行信 祖庭廣記

孔氏祖庭廣記序

孔元措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宏博自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祖庭記有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

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為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沒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託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乃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為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衍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為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修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正大四

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元措謹記

祖庭廣記

平水新刊韻略序

許古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陳書於庭聽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略選舉之體或點畫之錯輕為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與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於舊本遠矣僕略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閒許古道真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

平水新刊韻略

鳴道集說序

李純甫

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故自生民以來未有不得道而為聖人者伏羲神農黃帝之心見於大易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見於詩書皆得道之大聖人也聖人不王道術將

裂有老子者游方之外恐後世之人塞而無所入高談天地未生  
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游方之內恐後世之人眩而無所  
歸切論天地既生之後而封之以仁義故其言不無有少相齟齬  
者雖然或吹或噓或挽或推一首一尾一東一西元聖素王之志  
亦皆有歸矣其門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於支離也莊周氏沿流  
而下自天人至於聖人孟某氏泝流而上自善人至於神人如左  
右券內聖外王之說備矣惜夫四聖人沒列禦寇駁而失真荀卿  
子雜而失純揚雄王通氏僭而自聖韓愈歐陽氏蕩而爲文聖人  
之道如綫而不傳者一千五百年矣而浮屠氏之書從西方來蓋  
距中國數千萬里證之文字詰曲侏儒重譯而釋之至言妙理與  
吾古聖人之心魄然而合顧其徒不能發明其旨趣耳豈萬古之  
下四海之外聖人之迹竟不能泯滅耶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  
自李翱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於前蘇子瞻兄弟和之於  
後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

興焉上蔡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又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菴之書  
蔓衍四出其言遂大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議論心知古聖人之  
不死大道之將合也恐將合而又離箋其未合於古聖人者曰鳴  
道集說云 金湯編

馬丹陽踏雲行序

孫謙勉

且夫道者大矣廣矣哉莫測其理者也舒之則可彌於六合卷之  
則不盈其一握不器而器寂寞虛無隨物推移古之爲道者往往  
各擅一家互談元理誘化愚迷出離生死者得其理趣或寡矣昔  
重陽王先生當兩遇呂真人遽然入道而隱于終南山六年於一  
日東游海島於甯海境上而居焉追後得此邱劉譚馬四人立全  
真之家風而嘗自言曰一弟一姪兩箇兒和予五逸做修持於是  
同適汴梁而重陽昇霞此四仙者同入終南邱仙遂居蟠溪六年  
而煙火俱無箆瓢不置號曰長春子劉仙住洛陽雲溪之洞而養  
浩不語號曰長生子譚仙遊化于磁洛懷州之閒號曰長真子馬

仙獨守終南而築□者不出號曰丹陽子此四仙嘗各述其詞章而皆著德善性命以為勸化焉門人石道涓同鉅橋王榮祖飄然而來出示丹陽真人達理妙詞一首曰踏雲行而謂僕曰吾昔奉長真師叔法旨令此詞口刻之于石而傳不朽子其為我序之矣僕義不能辭而勉為序曰邱劉譚馬者誠為得道之士也同守一途四方行化獨于此詞中有不得相見而同心同德為善之句者何僕靜言思之□□□□□□□□□□□□□□□□降迹□迦維而教傳中國孔聖鄰人之子也而道闡洙泗此三聖者雖殊途而相去各遠評之則德善同歸一揆又豈在常常得相見否故此四仙者其道則亦同耳昔長真師叔謂石道涓曰吾祕藏此詞久矣乃元元之言思之而不可隱吾付之于汝而為我刻之于石於是石道涓忻然命而立石焉大定十有五年七月望日孫謙勉序

潛縣金石錄

長生真人至真語錄序

韓士倩

我聞道在域中所宜馴致仙居象外不可苟求故樂天詩云若非金骨相不列丹臺名非種百千劫善根得三五一真之氣安能至此境哉今長生子劉先生賦是相籍是名昔遇重陽王真人濟度點化出俗入道的識慧性了達疏通昨被宣詔見有詩曰昔年陝右先皇詔今日東萊聖帝宣再歲告歸官僚索詞云飄飄雲水卻東萊太微仙伴星冠士正是陳希夷昔承宋眷辭返華山詔答云玉堂金闕暫喜於來朝岫幌雲軒遽求於歸隱此二大士之不羈各一明朝之擅美兼營道同年易地則然自先生躬還故里觀住太微箋注諸經祖述三聖以文章練放以翰墨嬉游著編籍演教法遵釋氏重輕之戒造元里眾妙之門服宣父五常之行緝田宅發梨棗申申如也凡有述作競雕鏤以流傳新視聽於眾庶諷誦于人口薰陶乎民風知見者歸依頑鄙者俊改一日先生門人徐李二師遠來垂訪過溪館入愚齋息杖履亡勞醜水陸之味良久出示先生至真語錄一帙懇求序引義不復辭余乃洗心徧覽令

人警誠覺悟欲割俗緣出業障邪始終列八十款問答踰一萬言  
包羅揆敘引證論評根天地之化迹陰陽之用示死生之說明禍  
福之報談真空之相懲貪瞋之欲以至苦樂之由情偽之作清濁  
之源高下之本若此者甚眾無不究竟皆引用黃老奧義斷之天  
下之事畢矣可使眾生判疑歸正渙然冰釋爲鑿大昏之墉闢靈  
照之戶軀解脫矣於是得超苦海登覺岸除三有五濁之穢證三  
昧一空去十二類舊染之污受三千界更生之樂信出自真語啟  
迪導化法緣所致也豈不偉歟時泰和壬戌歲上元日漢澤端城  
雙溪虛白道人韓士倩彥廣謹序

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太古集序

馮璧

余少時在燕趙閒聞太古真人之名然未嘗瞻拜履錫聆警欬之  
音頗爲歎恨每一思咏風烈如想蓬萊瀛洲方丈中人也今適得  
親見其人法嗣普照大师范君君爲人聰明照了八窗玲瓏其在  
東平之正一也道俗瞻依風聲千里雲集檀施興建道場廣殿齋

廚賓寮廩舍纔四三年已不啻數十百楹矣一日過壁曰圓曦所  
以區區成此功德者無他正欲推廣先師道範俾行其先師太古  
真人舊有崑崙文集當時刊行者蔑裂訛漏極多圓曦以謂宗風  
準的道學淵源在則人亡則書蓋不可須臾離也雖篋登浮圖增  
九級之高會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眾人徒見圓曦營建葺  
累之勤孰知于崑崙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謬亦頗有一日之勞  
焉書已補完子盍爲之序引璧曰少時傾嚮真人風烈以不及瞻  
拜履錫爲恨今得附名于文集閒蓋甚幸也然嚮所得皆傳聞語  
大師實爲法嗣親炙日久知真人之詳莫如大師請追述真人道  
德風烈之一二以實敘引以信後人大師因手錄行實見示其錄  
如左師俗姓郝世居甯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  
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  
儵然有出塵之姿祖師重陽真人大定丁亥自秦抵齊抵甯海一  
見師卽以神仙許之後於崑崙山對眾傳衣師自傳衣之後亦不

以得道自居蓋自韜晦往往乞食于真定邢洛間過趙州南石橋之下因持不語跌坐留六年寒暑風雨不易其處童子來劇者見其土木形骸至以瓦石周擁其傍師居之晏如也昌邑君之季女適真定少尹郭長倩會郭夫婦偕往真定車騎甚都道出石橋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禮以衣物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取夫人感泣長倩嗟異移時而去師于世緣堅決乃爾故能專意於道歲月浸久精神感格一日至灤城南神人授師大易忽大開悟事多前知名滿天下大安中朝廷賜以命書廣甯全道太古真人卽其號也自灤城授易之後言人禍福毫髮無差且自知其壽數當七十有三至期辭誠門人無疾而逝所著書六帙實錄所載如此然則曩燕趙所聞猶未盡真人之所有也序旣竟大師謂璧曰子作先師文集序而載正一興造得無贅乎余應之曰語錄紀述以傳心也功德興造以示蹟也余年七十有五回首向來燕趙傳聞如隔再世非大師哀集遺文追錄行實則真人之遺風

餘烈無自發明況後學晚生甯易知此大師恣藉真人遺蔭興建正一功德照耀東方公舉之所以聳動學人俾易知耳古人有言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在噫正一功德其亦真人道蔭之典型歟大師曰唯唯大師諱圓曦前宋名相文正公之裔也前翰林學士馮璧序 太古集

鍼灸避忌太一之圖序

失名

經曰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始居外叶蟄之宮從其宮數所在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此乃太一日遊之法也其旨甚明別無所隱奈行鍼之士無有知者縱有知者秘而不傳致使聖人之法罕行於世良可歎也僕雖非醫流平昔嘗習心於醫言之聞之備知其詳而不述豈仁乎輒以短見遂將逐節太一所直之日編次成圖其圖始自八節得王之日從其宮至所在之處首一終九日徙一宮至九日復反于一周而復始如是次而行之計每宮各得五日九之則一節之日悉備今一一條次

備細開具於逐宮之內使觀者臨圖卽見逐節太一所宜之日在何宮內乃知人之身體所忌之處庶得行鍼之士知而避之俾人無忤犯太一之凶此僕之本意也僕誠非沽名者以年齒衰朽恐身沒之後聖人之法湮沒於世故編此圖發明厥旨命工鐫石傳其不朽貴得其法與時偕行焉覽者勿以自衒見諂時大定丙午歲上元日平水閑邪曠叟述

鍼經指南以上原列卷四十一

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李俊民

元陽子一日攜無名老人天游集見囑曰守一自簪冠以來出入元門中皆老人引度也不敢忘其德今將平日遺稿命工刊行使傳於後庶不負平昔諄諄之意願題其端且爲老人光華老人姓陶農家子平水襄陵人父珍母賈氏初母夢青童金盤中獻一大果如瓜半黃半紅言上仙賜汝無名果也因而娠十三月而生皇統壬戌十一月十三日也性沈靜寡欲舉動與羣兒異正隆年間全家避役陝州靈寶縣時年方壯有勇力喜談道雖不讀書便解

義補縣弓箭手縣令許子靜與語奇之時贈以詩不以常人待也大定壬辰八月十三日隨丹陽馬祖師過關服勤三年祖師曰此非干汝修行事汝自修行去於是浩然長往隨方乞化與若志趙公爲侶每歸二人背坐相倚不言不笑人莫能測凡七年忽覺體中屈者伸窒者通神與氣非故吾也游戲人世三十餘年行步如風一日讀太上西昇經豁然有省會同行曰我今還鄉去也年前有韶州岳家沿王氏請住菴我已許諾不可食言已而王氏果至迎歸所指處到菴索湯沐浴畢振衣入靜位留辭世頌儼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葬於永甯縣西時正大丁亥三月初七日也無名之號以其夢歟集中詩頌一百八十三長短句九十一信手拈得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皆仙家日用事也七言有造化遠離生死外機關超過有無中古木開花春寂寂寒潭浸月夜澄澄但言造化都歸妄畢竟陰陽總屬私千里暮霞烹絳雪半林明月搗元霜汞死鉛乾天地靜龍吟虎嘯鬼神藏有作有爲俱妄想無名無

字是真常願君早悟元中趣學我優游物外修五言有對客談黃  
卷呼童烹紫芝性似山猿獨心如野鶴孤頤神春寂寂調息夜綿  
綿俯仰長春景遨遊不夜鄉若此等句頭頭見道無一字閒非煙  
火會人所能道也中閒舛錯講師祁定之校正觀者無憾焉辛丑  
年七月望日序 莊靖集

大方集序

李俊民

淨然子者濟南人姓郎名志清幼而穎悟舉止作高尚事年十二  
洒落有塵外想求出家父母肯之十四遇一道者見而奇之曰是  
兒有仙分安得在此語以真理釋然有所得自後稍加精進一日  
忽見純陽真人繪像駭然曰此乃前者所遇之師也冥契相投豈  
偶然哉於是絕嗜欲屏紛華刻意於道學弱冠僑居澶淵三十一  
還濟上主者諉以玉霄觀圓客大師拂然不受遂之益都從者雲  
集師不悅乃渡河逃名於南陽山中去圭角混光塵舍者與之爭  
席矣逍遙雲外閒其對景述懷託物見情片言隻字沾丐者多簡

而古峻而潔邃而深無一點俗氣蓋元門之星斗歟庚寅歲冬復  
歸澶淵返寂於通真觀年五十一師所畜馬哀鳴廐下弟子劉志  
源因見而歎曰師已仙矣尙留何爲不如淮南之雞犬乎言訖乃  
仰而吁俯而默眼光落地不復留豆矣聞者異之葬於先師靈兆  
之側襄事後志源等鳩集生前遺稿刊之於木元陽子紇石烈守  
一索予序之前後作者贊述詳矣言之則贅姑道其大略云 莊靖集

錦堂賦詩序

李俊民

士大夫詠性情寫物狀不託之詩則託之畫故詩中有畫畫中有  
詩得之心應之口可以奪造化寓高興也侯之別墅葺一室曰錦  
堂時時班春往來於此合親友而燕之因命畫史以春水夏雲秋  
月冬松繪之於壁蓋取陶靖節之句也四時之景叢於目前滌煩  
慮暢幽懷超然與造物者游坐上之興溢矣侯乃語客曰今夕之  
賓樂乎但恨對景無言敢請逐題而賦之客曰古人之詩今人之



畫二者盡矣言之則贅然景與時遇人與景會不嫌冷淡可停杯而待侯乃口占而首唱之壬寅十一月望日序

莊靖集

成趣園詩文序

初昌紹

獻州古河間郡其地鹹鹵不宜花木去城十里之外膏腴膾膾連阡接陌桑蔭障日近城之地幾不可以種植城之東北隅有田宜稼獨異其餘乃沃壤也梁公子直買田於此至三頃餘五十畝乃結廬鑿井築垣作圃而居焉遍其田則樹之以桑環所居則種之以榆柳在圃之外植之以果在圃之內藝之以花花圃之中構之以亭環亭之左右前後列之以松篁栝柏清樾交合蔥蒨鬱坐散策游歷之地至於花木之行列亭軒之規制欄檻之布置無一不適人之意者觀其所居之亭不取乎丹刻其楹桷侈大其制度以為游人耳目之樂蓋方丈之地一榻翛然但要容膝自安而已所植之花不必珍卉奇木姚黃魏紫但得秀而實者隨所有而種

其與之游者不必達官聞人名流勝士但曠達之輩方外之流道同氣合無不為之友其所觀之書不必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如道經禪話醫方丹訣無不愛而玩榜其園曰成趣亭曰容安軒曰靜樂皆取其退居閒靜之義公先豪於貲為一郡之冠然與眾異趣耳瓦礫財貨膏肓泉石不以壟斷為心以澹泊為事即之則無一點膏粱羅紉氣與之語則真通達之士也家事無大小一切諉之于二子曰詣其園或命巾車或乘款段或幅巾杖履乘興而往朝至暮還如願就宿於此亦或有焉客有扣門則命壺觴具雞黍講道論德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客去則闔扉而居優游偃仰既而焚香默坐誦淵明詩讀南華真人語所謂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愛當時之譽永保性命之期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由是朝廷名卿山林高隱以至碩儒衲子或過獻陵觀其雅致留心賦詠或聞公之高尙景慕其為人寄贈吟牋長篇短歌記文贊序珠聯璧綴焜耀璀璨照映巾甌公於其暇焚香盥手一一展玩

諷詠其辭章咀嚼其意味且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豈可專擅久則恐為神物奪去與其私室什襲而藏之曷若寫之貞珉傳之不朽仍屬僕為序僕曰天下之名言必得天下之名士為之序僕何預焉公堅懇不已義不能辭姑述其素所見聞者而為書

謹從 欽定全金詩恭錄

### 陰符經注序

范懌

陰符真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真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真黃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元機深造闡域往往高舉遠致躡景升虛不為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為之注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諭旁引曲說真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歧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為虛語深可

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蹟索隱為之注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心也濟南畢守真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為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悟疑辨惑皆能擺脫塵網直窺真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望甯海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劉處元陰符經注

### 陰符經注序

孟綽然

深達天機者乃能說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蹟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為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為養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冥然孰察其精真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陽者先剖析而注解之孰能窺其壺奧測其涯涘矣然注此

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已所聞依聖意而解之旁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注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邇來瑩然子周至明實今之好事者因游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鑲版印行庶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偽入聖而去凡握陰陽乎掌上撮日月于胷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子爲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臯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獲澤孟綽然序

唐清陰符經注

保命集序

楊威

天興末予北渡寓東原之長清一日過前太醫王慶先家於几案閒得一書曰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試閱之乃劉高尚守真先生之遺書彙也其文則出自內經中摭其要而述之者朱塗墨注凡

三卷分三十二門門有資次合理契經如原道則本性命之源論脈則盡死生之說攝生則語存神存氣之理陰陽則講抱元守一之妙病機則終始有條有例治病之法盡於此矣本草則驅用有佐有使處方之法盡於此矣至於解傷寒論氣宜說曲盡前聖意讀之使人廓然有所醒悟恍然有所發明使六脈十二經五臟六腑三焦四肢目前可得而推見之也後二十三論隨論出證隨證出方先後加減用藥次第悉皆蘊奧精妙入神嘗試用之十皆中真良醫也雖古人不是過也雖軒岐復生不廢此書也然先生有序序已行藏言幼年已有直格宣明原病式三書雖義精確猶有不盡聖理處今是書也復出與前三書相爲表裏非曰後之醫者龜鏡歟至如平昔不治醫書者得之隨例驗證度已處藥則思亦過半矣予謂是書雖在農夫工販緇衣黃冠儒宗人家置一本可也若已有病尋閱病源不至亂投湯劑况醫家者流者哉惜哉先生卒書世不傳使先生之道竊入小人口以爲己書者有之

予憫先生之道屏翳於茅茨荆棘中故存心精校今數年矣命工  
鏤板擬廣世傳使先生之道出於茅茨荆棘中亦起世膏肓之一  
端也歲辛亥正月望日大鹵楊威序 保命集

青烏先生葬經注序

元欽仄

先生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郭璞葬書引經曰  
為證者即此是也先生之言簡而嚴約而當誠後世陰陽之祖書  
也郭氏引經不全在此書其文字而不全豈經年代久遠脫落遺  
佚與亦未可得而知也 葬經注

章宗皇帝鐵券行序

正大元年應辭科程文

元好問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  
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  
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  
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  
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

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克不  
剛君臣相與為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于此者將  
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于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  
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為製七言長詩以破  
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觀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  
雖散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誥興信不足有不  
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為書契  
自書契而為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  
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誥而  
為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  
山之盟不能救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  
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  
為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為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  
臣為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

乎此則知聖人所以信及豚魚者為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閒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輿臺阜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恃片鐵以為固者乎宜其播之于號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祛千載之惑為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為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于不腐云臣謹引

遺山集

陸氏通鑑詳節序

元好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惟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璿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

說記誦有為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書五十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邱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為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紀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于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為得之易則學者眾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為之閒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倉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為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遺山集

東坡詩雅序

元好問

五言以來六朝之陶謝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為近風雅

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于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遺山集

東坡樂府集選序

元好問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尙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葢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

其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胷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街鬻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尙異之弊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子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遺山集

錦機序

元好問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

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  
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  
某自題 遺山集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元好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為斷增入外  
紀甲子譜年目錄考異舉要歷法及與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  
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  
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為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  
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  
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歷之學  
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為唐佐浸木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  
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閒局餘二十年  
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為  
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

文衡者尚以科目為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  
官為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為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  
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  
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幸  
為我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  
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迹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為之  
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  
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為成書上之復自為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  
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為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  
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  
得其微旨幸為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  
謹序 遺山集

十七史蒙求序

元好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

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  
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尙以  
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  
世人之弊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附會何所不有惟  
施之賦物咏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  
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廷秀洎  
其弟廷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  
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閒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  
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  
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予爲我序之可乎  
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  
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  
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  
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太過惟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

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籍  
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  
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亡之謬乎如日記事者  
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  
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  
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注輒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  
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閒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  
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  
年甫四十五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遺山集

拙軒銘序

元好問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  
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  
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蠶之射  
惟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懸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



卷二十一  
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共嗤點以為不智事業之鄙  
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  
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  
者以為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為高視千載無所於讓  
其以拙為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  
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  
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  
耶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四十二

金文最卷二十一

金文最卷二十二目錄

如庵詩文序	元好問
琴辨序	元好問
雙溪集序	元好問
鳩水集序	元好問
楊叔能小亨集序	元好問
新軒樂府序	元好問
逃空絲竹集序	元好問
張仲經詩集序	元好問
陶然集詩序	元好問
木菴詩集序	元好問
南冠錄序	元好問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序	元好問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元好問

送高雄飛序

元好問

送秦中諸人序

元好問

寒食靈泉宴集序

元好問

太原昭禪師語錄序

元好問

曷和尚頌序

元好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元氏集驗方序

元好問

周氏衛生方序

元好問

中州集序

元好問

李氏脾胃論序

元好問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摸魚兒詞序  
滿庭芳詞序

以上原列卷四十四

元好問  
元好問

金文最卷二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如庵詩文序

元好問

密國公諱琦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  
 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  
 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  
 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  
 啟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  
 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  
 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縣寶玉秘  
 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  
 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  
 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

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巖任君謨學書眞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眞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昨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嶽觀設醮上

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症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菴小彙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園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閑識者聞而悲之子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咏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遜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顯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豪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閒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字德雖議和字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

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  
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道山集

琴辨序

元好問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巾中爲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器命其子  
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  
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  
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  
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  
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  
耳卽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  
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  
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  
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敕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  
三四十一年之閒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于章廟者

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  
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旣專  
又漸于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  
二而辨黑白也嘗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  
傳于世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  
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  
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  
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  
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  
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譙輒令鼓  
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  
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  
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  
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

其常度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竊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遂無宋宏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遺山集

雙溪集序

元好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

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陳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顛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噴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若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蹕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尙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敘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

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遺山集

鳩水集序

元好問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淬厲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

不動聲氣酬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襍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遺山集

元好問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子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沔于燕趙魏齊魯之閒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

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

憔悴寒饑困憊一寓于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掩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謔浪無驚狼無崖異無狡訐無媵阿無傳會無籠絡無街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癡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謗傷無爲龔俗閎傳無爲警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思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愧汗耳予旣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



初吉河東元某序

遺山集

新軒樂府序

元好問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東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粹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由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子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

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僅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歎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詭詭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當之子旣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閒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姪言媒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其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

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  
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  
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  
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  
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  
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遺山集

逃空絲竹集序

元好問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  
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  
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  
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工夫勝其餘或亦有不  
迨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  
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  
李元賓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

張仲經詩集序

元好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甯  
永甯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元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  
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借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  
仲甯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  
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  
嚴公一見卽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  
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今觀其詩  
永甯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  
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  
村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  
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  
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  
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意行齋之南有菊水

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  
草而坐嘉肴旨酒嘯詠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峯猶帶雪煖私  
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  
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頽萬里心春思云  
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  
囊與酒尊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  
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  
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于車珍珠  
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  
歎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  
甯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脚云  
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  
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  
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

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  
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  
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  
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  
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  
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二王鉤距之吏奮然  
抵几書著俊快保其羞而不爲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  
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  
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子編次感念平  
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  
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願雖齋志下泉其亦可以  
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遺山集

陶然集詩序

元好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

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  
死生于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  
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閑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謝從  
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  
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  
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  
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  
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于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  
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  
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  
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  
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  
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

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  
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  
汗簡牘尙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  
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  
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  
吟咏謳謠詞調怨歎詩之目旣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  
勝讀大槩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陳敵囚鎖怪變  
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  
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憾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  
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  
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干  
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卻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  
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

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厯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菴詩集序

元好問

遺山集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東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元子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閑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閒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

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  
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  
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曰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  
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  
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  
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  
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  
者良未盡歟

遺山集

南冠錄序

元好問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  
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  
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牒具存碑表相  
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  
之閒歲無甯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

牒乃於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  
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略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  
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  
搏俘繫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  
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  
則世豈復有知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  
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  
見可不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  
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  
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之形質顏貌  
言語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  
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  
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  
人後四十五年之閒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

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  
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  
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  
吾家會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  
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  
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  
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  
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  
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  
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  
元氏子孫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四十三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序

元好問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

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  
一今年預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  
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  
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斬固一命躡躡廉謹死心於  
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  
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  
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  
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  
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遺山集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元好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泛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  
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  
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  
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雲卿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九散見銅駝之

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焉如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  
與歌驅駒而再終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  
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  
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遺山集

送高雄飛序

元好問

恆府天壤開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  
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尾諾之所  
招致眎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雄飛被賢  
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歡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  
然以問學爲業眞積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  
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  
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  
可以致雙壁一日可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  
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

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  
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美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  
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  
糜羔雁而敝元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  
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  
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攫鱗之怒況乎裹糧三月  
被髮九閭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冤霜夏零思  
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游使者牽車  
太官捫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得爲陸大中之詩書叔孫奉  
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  
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徑  
乎諺有之見卵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會謂之後  
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爲之  
勸駕云王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遺山集



送秦中諸人序

元好問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游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子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沈酒酒閒知有游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閒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閒二三君多秦人與子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子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會大官高貴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

新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鞞川之上矣

遺山集

寒食靈泉宴集序

元好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絕礮蔭以深樾重岡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型故在僧扉禪室閒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按閒物巖花錯繡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官乃爲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羣湫而樂閒曠印須我友天與之桷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諧閒作醜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會萃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今是而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

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其九首以寒會靈泉  
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遺山集

太原昭禪師語錄序

元好問

慈明與琅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元  
冥顛禪師琅琊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元冥風岸孤峻無  
所許可甯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  
家如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  
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  
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  
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  
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  
豎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  
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  
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子說而予不當爲

師說故略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遺山集

嵩和尚頌序

元好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  
嵩和尚頌古百則諸諉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  
公屏山李先生謙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以萬松老人號稱  
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  
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嵩於  
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  
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  
嵩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嵩山雋侍者學詩  
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仙家切玉刀嵩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  
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  
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  
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遺山集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王辰之兵明之與余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閒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士大夫或病其資高謬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

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元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澹滲泄雖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閒陽大升則經不行

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

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子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迺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山集

元氏集驗方序

元好問

子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于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子所親驗者為一編

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

周氏衛生方序

元好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閒病患倉猝爲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葳桂之下好事者有秘方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子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羨其已試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埽千

軍之勇果非樂於戰鬥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

遺山元某引 遺山集

中州集序

元好問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鈔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卽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鈔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引 遺山集

李氏脾胃論序

元好問

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八風之邪中人之高者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謂水穀入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留于腸胃飲食不節而病者也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膚筋脈必從足始者也內經說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論形氣兩虛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為百病之始有餘不足世醫不能辨之者蓋已久矣往者遭壬辰之變五六十日之間為飲食勞倦所傷而沒者將百萬入皆謂由傷寒而沒後見明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一論而後知世醫之誤學術不明誤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明之既著論矣且懼俗弊不可以猝悟也故又著脾胃論丁甯之上發二書之微下祛千載之惑此書果行壬辰藥禍當無從而作仁人之言其意溥哉 脾胃論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正月二十七日予與希顏陪馮內翰丈游龍母潭韓吏部鈞於龍潭遇雷事見天封題名即此地也既歸宿於近潭田舍翁家是夜

雷雨大作望中潭火光如燭明日旁近言龍起大槐中父老云正月龍起前此未有也龍潭寺南窪尊馮丈所名 遺山新樂府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識號曰雁邱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邱詞舊所作無宮商今為改定云 遺山新樂府

金吾案山西通志載遺山雁邱詞序與此小異附錄於後

泰和乙丑遺山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遺山遂以金贖二雁瘞汾水旁壘石為識號曰雁邱因賦此辭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李仁卿治和之 山西通志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兒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為踪跡之

無見也其後蹈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驗其事乃合是歲此  
波荷花開無不並蒂者心水梁國用時為錄事判官為李用章內  
翰言如此曲以樂府雙蕖怨命篇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嚙三  
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韓偓香奩集中自敘語

遺山新樂府

滿庭芳詞序

元好問

正大四年戊子十月汴京遇仙橋酒家楊廣道趙君瑞皆山後人  
其鄉僧李菩薩者狂人也常就之借宿每酒客散從外來臥具有  
閒剩則就之不然赤地亦寢一日天寒甚楊憐其羈窮飲之酒僧  
若愧焉晨起僧持酒盃出同宿者聞喚聲少焉僧云增明亭前牡  
丹開矣速往看之人狂而不信也已乃果有兩花僧亦去京師觀  
者填咽酒罈為之一空因獲利不貲蓋僧以是報楊也

遺山新樂

府以上原列卷四十四

金文最卷二十二

金文最卷二十三目錄

序

重修證類本草序

麻革

雙溪小稿序

麻革

小兒痘疹方論序

陳文中

流注八穴序

竇傑

內外傷辨惑論序

李杲

送王仲澤任甯陵縣令序

楊宏道

別鳳翔治中艾文仲詩序

楊宏道

弔元老詩序

楊宏道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杜仁傑

登科記序

李世弼

歸潛志序

劉祁

太古集序

劉祁

重刊李長吉詩集序

趙衍

奪錦標詞序

白璞

水調歌頭詞序

白璞

沁園春詞序

白璞

滿庭芳詞序

白璞

垂楊詞序以上原列卷四十五

白璞

水雲集後序

范名缺

水雲集後序

失名

太古集自序

郝大通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序

郝大通

太古集序

范圓曦

大丹直指序

邱處機

博州戰姑庭楸詩序

邱處機

湛然居士集序

釋萬松老人

密呪圓因往生集序以上原列卷四十六

夏賀宗壽



金文最卷二十三目錄

金文最卷二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重修證類本草序

麻革

自古人俞穴鍼石之法不大傳而後世亦鮮有得其妙者遂專用湯液丸粒理疾至於剝腸剖臆刮骨續筋之神奇以為別術所得終非神農家事維聖哲審證以制方因而見藥故方家言盛行而神農之經不可一朝而舍也其書大抵源于神農氏自神農氏而下名本草者固非一家又有所謂唐本蜀本者迄於有宋政和間天子留意生人乃命宏儒名醫詮定諸家之說為之圖繪使人驗其草木根莖花實之微與夫玉石金土蟲魚飛走之狀以辨其藥之真贗而易知為之類例使人別其物產風氣之殊宜君臣佐使之異用甘辛鹹苦酸之異味溫涼寒熱緩急有毒無毒之不同而易見其書始大備而加察焉行於中州者舊有解人龐氏本兵

煙蕩析之餘所存無幾故人罕得忞窺今平陽張君魏卿惜其寢  
遂湮墜乃命工刻梓實因龐氏本仍附以寇氏衍義比之舊本益  
備而加察焉書成過余屬為序引余謂人之所甚重者生也衛生  
之資所甚急者藥也藥之考訂使無以乙亂丙誤用妄投之失者  
神農家書也開卷之際指掌如見政如止水鑑形洪鐘答響顧安  
所逃遁其形聲哉養老慈幼之家固當家置一本況業醫者之流  
乎然其論著自梁陶隱居唐宋以來諸人備矣余言其贅乎世固  
有無用之學無益之書余特嘉張君愛物之周用心之勤能為是  
大有益之書以暨羣生以圖永久非若世之市兒販夫僥倖目前  
規規然專以利為也故喜聞而樂道之君諱存惠字魏卿歲己酉  
孟秋望日貽溪麻革信之序

證類本草

雙溪小稿序

麻革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為詩予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駭惜  
以為異及獲觀雙溪小稿始信向所傳不謬趙虎巖呂龍山世雄

于歌詩為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與古人嫌其少作往往削棄不  
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于今傳誦疊疊在人口不能廢則少  
作何負乎況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開甫十餘歲已能為歌  
詩至于斯噫亦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頹俗可無傳乎門下生  
秦人李暉明之實為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  
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為文瀟為卿雲蒸為雨露以芘澤天下此特  
其土苴耳雖然源于細流乃成江漢則是集其權輿歟固不可以  
不志麻革序

雙溪醉飲集

小兒痘疹方論序

陳文中

嘗謂小兒病證雖多而瘡疹最為重病何則瘡疹之病蓋初起疑  
似難辨投以他藥不惟無益抑又害之況不言受病之狀孰知畏  
惡之由父母愛子急于救療醫者不察用藥差舛鮮有不致夭橫  
者文中每思及此惻然于心因取家藏已驗之方集為一卷名之  
曰小兒痘疹方論刻梓流布以廣古人活幼之意顧不臧歟和安

郎判太醫局兼翰林良醫陳文中謹書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

流注八穴序

竇傑

交經八穴者鍼道之要也然不知孰氏之所述但序云乃少室隱者之所傳也近代往往用之彌驗予少時嘗得其本於山人宋子華子華以此術行於河淮間四十年起危救患隨手應者豈勝數哉予嗜此術亦何啻伯倫之嗜酒也第恨斯學之初心術未償手法未成而兵火薦至家藏圖籍與其的本悉亡之今十五年訪求而莫之獲近日得之于銅臺碑字王氏家其本悉如舊家所藏但一二字說及味之亦無所寄矣予復試此一一精捷疾莫不瘳苟診視之明俾上下合而攻之如會王師擒微姦捕細盜雖有不獲者寡矣噫神乎哉是術也今得之亦天之厚予於嗜者多矣然予之所嗜非欲以藉此而私己之為也盡欲以民生舉無痒痲疾痛痼羸殘瘵之苦而為之也惟學者亦是嗜焉非如是非予之所致

知也時丙午歲重陽有二日竇漢卿序

鍼灸四書

內外傷辨惑論序

李杲

僕自幼受難素于易水張元素先生講誦既久稍有所得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誤陵谷變遷忽成老境神志旣惰懶于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崑崙范尊師曲相獎借屢以活人為言謂此書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是亦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書成而死不愈於無益而生乎予敬受其言謹力疾就成之雖未為完備聊答尊師慈憫之志師宋文正公之後也丁未歲重九日東垣老人李杲明之序

內外傷辨惑論

送王仲澤任甯陵縣令序

楊宏道

二戴集禮列於五經其文字之多倍於易詩書而喪服幾半之聖賢相與丁寧問答以明其制者得非禮主於敬敬以立行行以孝為本孝以勉喪事為難乎宰我欲期三年之喪孔子以為不仁於

汝安乎之間責之甚深嗚呼去聖益遠而安之者何其多也太原  
王君仲澤之居母喪也擗踊至于既殯飭粥倚廬至于食菜果練  
冠至于祥琴能率禮以終制難矣哉立行之本于流俗既衰之後  
舉禮之難于叔世已壞之後移之可以事君推之可以從政矣初  
宣廟以縣令近民欲得其人也詔內外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以  
聞而用之他人之舉者一二人或三四人至於五六極矣舉君者  
獨三十餘人自登進士第以青衫九品雜荒僻書居油幕者殆將  
十年而人無言焉及丁母憂唐鄧帥府又以前職檄起之蓋不得  
已而後起也既而從吉從吉未滿三月敕授甯陵縣令子曰不患  
無位患所以立若君者克自立者歟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若  
君者為可知者歟愚嘗妄論四科之長各述其所長非謂有其一  
而無其二也曰德行顏淵不能政事季路無德行可乎曰文學子  
夏不能言語子貢無文學可乎故於君之赴甯陵也唯述其能行  
三年之喪夫豈簡君也哉

小亨集

別鳳翔治中艾文仲詩序

楊宏道

制權酒而征商吏部差監務二員曰監曰同常以五月中官給本  
造周歲所用之麴九月一日新舊相代監務相呼我代者為上交  
代我者為下交余自京師從劉監察光甫到鳳翔而府帥郭公仲  
元囑文仲請余教其子姪於府學麥既熟上交不至辭赴麟游造  
麴八月上交至而罷監務造麴已竟雖上交至例不當罷蓋彼貨  
利而罷余也將往邠州以詩告別

小亨集

弔元老詩序

楊宏道

康姓顯于山西妻父諱震字震亨幼孤當以廕得官過時不就性  
嗜酒善畫山水交遊當世士大夫咸得其歡心寓居瀕之屬邑利  
津泰和丙寅客死東光歸其骨橐葬濟水之濱一子元老始六歲  
惇惇無所歸從余來淄川貞祐元年十月望日以羸疾卒傷其父  
無後哀其子天死作詩以弔之

小亨集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杜仁傑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已數千載閒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擗右搯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訥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飭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馴僮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

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序

遺山集

登科記序

李世弼

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爲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元年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廷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府州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

爲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析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爲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日月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

宣陽門上唱名後爲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爲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授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于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

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玉堂嘉話

金吾案李世弼山東須城人仕金為教授見山東通志選舉考庚子為蒙古太宗十二年彼時距金亡已七載世弼仕元與否不可考惟是篇述金科舉之制較金史所載加詳一代典章瞭如指掌不可謂非有用之文也故亟錄之

歸潛志序

劉祁

予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沒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昊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疏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

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序

歸潛志

太古集序

劉祁

癸巳之夏余自大梁北遷至銅臺聞天平有道士范公大師道價甚高且好賢熹事為東州冠四方游士多往依之師皆振屣不厭遂欲一識之而未能也已而余還鄉里凡二年丙申歲南游聞其名益甚因至東原得一拜下風其言議宏深胸懷灑落飄飄然非塵土中人余驚且服遂館于其宮踰兩旬相與之意益厚將別出一編書曰此子師郝崑崙太古歌詩今將重鋟木以傳子當為我序余受而讀之則已有馮丈內翰題其首因紬繹再四歎曰是亦古之有道者歟何其言之精而理之妙也嘗謂士大夫生而為學則曰吾欲兼善天下致君澤民然志不與時偕鮮克遂所欲幽憂憤恚反自傷其身者多矣所謂兼善不能而獨善又失深可歎嗟

彼方外之士初無濟時心則決然修鍊惟以壽命為事精專篤慎其功日新雖不能白日飛昇亦保體完神康強終世與夫逐逐於外物為虛名所劫持耗智剝精而無補吾教者相去亦遠矣若今郝公幼而立志挺挺不衰其瑰處數年有玉潔松剛之操一旦談元論易神解心融著書立言傳于身後而范公能發揚其師之道使大振于時而又刊定遺文以開悟晚學俱為方外偉人故余有激而書以予吾儕之兩失者云是秋八月渾水劉祁序太古集

重刊李長吉詩集序

趙衍

龍山先生為文章法六經尚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渾源劉京叔為龍山小集敘云古漆井若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顏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為全類李長吉亂後隱居海上教授郡侯諸子卑士先與余讀賀詩雖歷歷上口於義理未曉又從而開省之然恨不能盡其傳及龍山入燕吾友孫伯成從之學余繼起海上朝夕侍側垂十五年詩之道頗得聞之嘗云五言之興始于

漢而盛于魏雜體之變漸於晉而極于唐窮天地之大竭萬物之富幽之為鬼神明之為日月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變悉歸于吟咏之微逮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如千歲石牀啼鬼工雄雞一聲天下白之句詩家比之載鬼一車日中見斗洞庭明月一千里涼風夜歸天在水過楚辭遠甚又云賀之樂府觀其情狀若乾坤開闔萬彙濺濺神其變也歎駭人耶韓吏部一言為天下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序已詳矣人雖欲為賀莫敢企之者蓋知之猶難行之愈難也至有博洽書傳而賀集不一過目為可惜也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溫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尚少況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冀有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緒其志為之此書行學賀者多矣未必不發自吾龍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趙衍題元刊本李長吉集

奪錦標詞序

白璞



奪錦標曲不知始自何時世所傳者惟僧仲殊一篇而已子每浩歌尋繹音節因欲效顰恨未得佳趣耳庚辰卜居建康暇日訪古采陳後主張貴妃事以陳素志按後主既脫景陽井之厄隋元帥府長史高穎竟就戮麗華於青溪後人哀之其地立小祠祠中塑二女郎次則孔貴嬪也今遺構荒涼廟貌不存矣感慨之餘作樂府青溪志天籟集

水調歌頭詞序

白璞

丙戌夏四月八日夜夢有人以三元祕秋水語予予詢三元之義曰上中下也恍惚玩味可作水調歌頭首句恨祕字之義未詳後從相國史公游歡如平生俾賦樂章因道此句但不知祕字何義公曰祕即封也甫一韻而寤後三日成之以識其義天籟集

沁園春詞序

白璞

保甯佛殿卽鳳凰臺太白留題在焉宋高宗知有嘗駐蹕寺中有石刻御書王荆公贈僧詩云紛紛已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强顏

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閒意者當時南北擾擾國家蕩析磨盾鞍馬閒有經營之志百未一遂此詩若有深契于心者以自況予暇日來游因演太白荆公詩意亦猶稼軒水龍吟用阜延年瀟于髡語也天籟集

滿庭芳詞序

白璞

屢欲作茶詞未暇也近選宋名公樂府黃賀陳三集中凡載滿庭芳四首大概相類各有得失復雜用覃寒刪先韻而語意若不倫僕不揆狂妄合三家奇句試爲一首必有能辨之者天籟集

垂楊詞序

白璞

壬子冬薄游順天張侯毛氏之兄正卿邀予往拜夫人旣而留飲撰詞一詠梅以玉耳墜金環歌之一送春以垂楊歌之詞成惠以羅綺四端夫人大名路人能道古今雅好客自言幼時有老尼幾八十嘗教以舊曲垂楊音調至今了然事與東坡補洞仙歌詞相類中統建元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編有垂楊三首其一乃向所

傳者然後知夫人真承平家世之舊也

天籟集以上原列卷四十五身  
金吾案白璞未嘗仕金入元後被薦不出抗節以終較之身  
仕兩朝者其節操奚啻霄壤恭讀  
天籟集二卷題曰金白璞撰則璞之為  
中所載詞序擇錄數首以見一斑云  
金人昭昭矣今就集

水雲集後序

范名缺

人生天地閒圓首方足抱識含情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佛性  
仙才無不具藥鑪丹竈無不備如能屏嗜慾棄浮華絕貪求去名  
利靜息虛凝則可以長生久視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  
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長春同師也厥後相從真人西抵汴梁付  
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累行先厭世而口真有習語錄詞章僅數  
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傳之四方久矣值丙  
午閒濬郡大水漂沒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  
於東萊全真堂又值累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黔高友并其妻  
孟嘗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閒訪尋真人遺稿乃於門弟  
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詩文泯絕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

城西庵實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嗚呼其人羽化已久斯文  
不可再得及見僕先父所作前序又屬予為後跋遂不揆荒蕪勉  
述

水雲集

水雲集後序

失名

僕百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璧集閒盡有高牙大纛森擁蓬扉僕  
憮然興之而迎其門乃蕭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子曰頃有  
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攜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  
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於教門粗欽慕之奈屢  
經兵火將諸全真元奧之書板集俱已焚毀殆盡唯有此集幸好  
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聞  
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為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者有東牟范學  
正父子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手耶屢辭不獲  
聊為散語以塞雅命云爾時己丑年重陽日

水雲集

太古集自序

郝大通

大道恍惚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有入於無故無  
出乎有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  
有剋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尊卑有序泰道將興上下失節否時斯邁臨事之始而可潛當  
事之期而可躍履霜致堅冰之至龍戰則其血元黃屯利居貞訟  
孚窒惕矯世以童蒙而處申令取毒蠱而明剛進待需柔而行有  
剝出門貴乎同人禍發基於大道艮止之兌說之賁革而離麗蹇  
滯而坎陷睽背也恆久也取新可以固鼎失律所以覆師光明則  
海內可觀晦跡則山林可逖非神化靈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予嘗  
研精周易剛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  
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  
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夫太  
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互古務使將  
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爲者也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

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  
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  
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  
簾元闕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媿女嬰兒  
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  
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者蓋情欲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真超塵離  
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於仙道其  
庶乎顏子有坐忘之德孟軻有養素之功蓋亦專於一事也今舉  
其大綱開諸異號所謂同歸而殊途名多而理一示之可以益于  
後學能使道心堅固真正無私若執志待終則位標仙籍永作真  
人神通萬變羽化飛昇矣如是則非我門而不入非我道而不然  
然而然於不然而然也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仲冬望後六日  
自序

太古集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序

郝大通

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教本無形假言曰教教  
 之精粹備包有無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體  
 之以為無用之以為利若曰有形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用  
 教化於無知則真知安從而出若夫太極肇分三才定位布五行  
 於元極列八卦於空廓發揮七政躔次紀綱垂萬象於上方育羣  
 靈於下土是故聖人仰觀俯察裁成輔相信四時而生萬物通變  
 化而行鬼神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至於修真  
 達道之士用之德化十方慧超三界升沈而龍吟虎嘯消息而蛇  
 隱龜藏一往一來神號而鬼哭一伸一屈物我以俱忘當是時電  
 激而八表騰輝雷震而三山動色鶴飛鳳舞鹿返羊迴沖氣盈盈  
 瑞雲密密萬神羅列羣魔遁形元珠迸落於靈臺芝草齊生於紫  
 府覺花纔放法海淵深直入元都永超陸地所謂毛吞大海芥納  
 須彌木馬嘶鳴石人唱和此皆開悟後覺不得已而為言是道也

用之以順兩儀序而百物和行之以逆六位傾而五行亂非夫至  
 極元妙其孰能與於此乎於是略敘元文刪為節要云耳時大定  
 十八年歲次戊戌孟夏十有九日序

太古集

太古集序

范圓曦

先師廣甯全道太古真人郝君遇師於甯海傳衣於崑崙神人授  
 之以易大安錫之以號略見於內翰馮公之序不復容贅惟是平  
 居製作若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難各一  
 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師西來日真  
 定諸人已攻木行於代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  
 有改定世俗鈔錄往往訛舛欲改新之蓋未暇也竊惟先師之道  
 獨得於曠代不傳之妙故釋之以易廣之以禪悅精微宏廓遺世  
 獨立法言遺論人所願見乃今魯魚莫辨真偽支離疑惑後學在  
 於門人弟子實任其責圓曦不敏蒙賴道廕今得洒埽東原之正  
 一居多暇日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為定

本刻而傳之敢以蕪詞冠之篇首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故詞旨  
所發務以明理為宗非必駢四儷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文者以  
聲律意度相夸耳在禪學則曰粗言及細語皆成第一義在孔門  
則曰詞達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為得之矣學者不志於道而惟  
華采是求豈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道乎向上諸師聞師一言一  
句即以神仙許之至禱為方外眷屬生平教督嚴厲斥公足為元  
門之臨濟使今而尚存必能高提正令坐斷大千雖獅子象豎且  
知斂迹狐狸野狂吾知其必不能羣矣倒景滅沒可勝浩歎雖然  
師之書故在也試取而讀之意必有目直而不能視口喏而不能  
言者矣歲次丙申長至日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謹序 太古集

大丹直指序

邱處機

仙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體天法象則而行之可也天地  
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為二輕清向上為陽為天重濁向下  
為陰為地既分而為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  
極復升地氣本不升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  
不已化生萬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嶽次第而萬物生蓋  
萬物得陰陽升降之氣方生得日月精華鍊煮方實日月運行周  
回自有經路不得中氣斡旋不轉蓋中氣屬北斗所居斗柄破軍  
即中天大聖對指天罡逐時轉移日月星辰隨指自運斗經云天  
罡所指晝夜常輪是也天地升降日月運行不失其時為物化生  
無有窮已蓋人與天地稟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氣交感混合成珠  
內藏一點元陽真氣外包精血與母命蒂相連母受胎之後自覺  
有物一呼一吸皆到彼處與所受胎元之氣相通先生兩腎其餘  
臟腑次第相生至有胎圓氣足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  
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沌純一不雜是為先天之氣才至  
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母命蒂相離神氣向上頭  
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其氣散於九竅呼吸從口鼻出  
入是為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更不會相親迷忘

本來面目逐時耗散以致病夭憂愁思慮喜怒哀樂但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府混沌神室黃庭丹田神氣穴歸根竅復命關鴻濛竅百會穴生門太乙神爐本來面目異名甚多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脈滋養一身淨裸赤洒洒無可把蓋常人不能親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去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在氣海膈肺既不會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真氣相接金木相間隔如何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陰符云天授如何是氣液流轉以鍊神形蓋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真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升降相接受用意句引脫出真精真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非特長生益壽若功行兼修可躋仙位謹詳述於後大丹直指

博州戰姑庭楸詩序

邱處機

聊城之南鄒氏之室有戰姑者本蓬萊人生含巧思以綵縷細結

鳥獸魚蟲花草之類隨物變態不待規規模而應之於手其精理過於生者遠甚自中年後守寡信道甚篤建庵設食以待四方煙霞之侶且有日矣無何佻薄者構成謗讟之私用浼松筠之操姑知不易明辨即會其戚屬指庭下枯楸而祝之曰今仙聖在上妾身若無毫髮過願樹復榮苟或不然妾自負矣吾誓不與若等共天日祝後歲幾半宵無朕兆里人笑而嘲之曰繫樹若生不特爾之貞即我亦富且貴矣姑聞之春夢然彼楸樹者以大定庚子始植既植即死風摧雨剝殆幾五稔形質朽殘固無生理越明年建巳之夏即姑始禱之月也忽爾靈芽筍發於枯樹之下狀如朱草日引修條茂葉蔽於階砌予初在陝右屢聞是說然未詳所見逮明昌辛亥塗經此州聞閭里讚道及寓宿於姑之家庭而後悉其事為不誣自樹之復榮於今六載矣高可倍尋枝榦扶疏異於凡木其傍榜枝四出偃蹇勁森然有拔俗凌雲之氣象長春先生曰至誠感物明德動天戰姑之謂乎孰謂道之云遠人病不識

其德耳因得四十字用紀口神之應時某年月日

磻溪集

湛然居士集序

釋萬松老人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口口口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閱口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稟心學諳諳大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追繹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為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恆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

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偽外則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閒閒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衲作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斂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於少林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歷翫焦桐而贊南風在變理為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闊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閒閒形於論辨萬鍛炎爐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為子設耶

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湛然居士集

密呪圓因往生集序

夏賀宗壽

竊聞總持無文越重元於化表祕詮有象繫大用於域中是以佛  
 證離言廓圓鏡無私之照教傳密語呈神功必效之靈一字包羅  
 統千門之妙理多言冲邃總五部之旨歸眾德所依羣生攸仰持  
 之則通心於當念誦之則滅累於此生妙矣哉脫流幻之三有拔  
 險趣之七重躋蓮社之淨方埽雲朦之沙界促三祇於頃刻五智  
 克彰圓六度於刹那十身頓滿其功大其德圓巍巍乎不可得而  
 思議也以茲祕典方其餘教則妙高之落眾舉靈耀之掩羣照矣  
 宗壽夙累所鍾久纏疾療湯砭之暇覺雄是依爰用祈叩真慈懺  
 摩既往虔資萬善整滌襟靈謹錄諸經神驗祕呪以為一集遂命  
 題曰密呪圓因往生焉然欲事廣傳通利兼幽顯故使西域之高  
 僧東夏之真侶校詳三復華梵兩書雕印流通示規不朽云爾時  
 大夏天慶七年歲次庚申孟秋望日中書相賀宗壽謹序

密呪圓

因往生集

以上原列卷四十六  
金吾案夏天慶七年金承安五年也彼時夏臣屬於金故附錄之



金文最卷二十三

金文最卷二十三

